

人

REN

刘一达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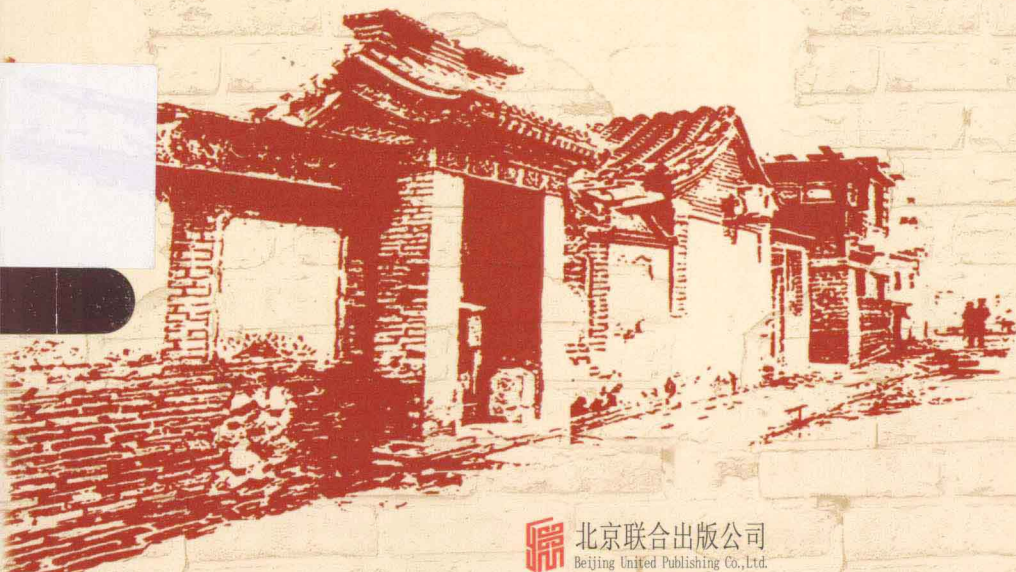
瞧人虫儿“斗法”，体验人世间真伪善恶。  
看刘一达“泄底”，感受小人物命运悲欢。  
琢磨透当时的人，才会看清楚眼前的事。

虫

CHONG

儿

ER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REN



CHONG



ER

刘一达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虫儿 / 刘一达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4. 1

ISBN 978 - 7 - 5502 - 2404 - 9

I. ①人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8439 号

人 虫 儿

作 者: 刘一达

责任编辑: 丰雪飞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4 千字 710mm × 1010mm 1/16 13.5 印张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502 - 2404 - 9

定价: 30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(64243832)

他好像总是步履匆匆。作为一名有作为的记者，他目光敏锐，视角独特，采写中更是勤奋、机智和紧紧追踪不舍，关注着传统的习俗在新时代的悄然演变。

他敢涉足许多人想都没想到的领域，譬如中国世纪末正常与变态的各种社会隐情。看过他的特写的朋友都会得出这个结论。他领着你面对大千世界，和你一起思索中国人生存的状态和性格奥秘。这就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喜欢看刘一达的特写的原因。

陈建功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京味作家

# 自序

## 回头看《人虫儿》

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事是需要沉淀的。如果把时光比作思想过滤的筛子，那么，沉淀就是思想过滤的过程。北京人爱说：“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回头再说。”回头再说，其实就是沉淀一下的意思。

回头，是一档子意味深长的事儿。因为日常，谁都有走神儿、眨么眼儿或是脑瓜儿一热的时候。有些事儿也许您一时半会儿没弄明白，稀里糊涂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但是，回过头一琢磨，保不齐您会从嗓子眼儿冒出一句：“嚯！要是当时我怎么怎么样，那肯定就怎么怎么样了。”这一声嘬牙花子的“嚯！”似乎杂陈着人生的况味。

《人虫儿》这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，到现在已经18年了。这会儿看《人虫儿》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！18年，真是弹指一挥间！沉淀了18年，回过头去，再看这本书，大概齐就有前头说的体会。

18年前，我不能说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也得说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。现在呢？唉，现在就啥也别说了。您想18年前出生的婴儿，到这会儿都属成年人了，何况我呢？尽管尚能饭也，但廉颇确实老矣。

当然，这个“老”字分跟谁比，我老父亲今年97岁了，还活得好好儿的，我怎敢在众读者面前言老呀？

不过，18年前的我，跟现在的我，人生信条和生活理念肯定不一

样了。当然，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角度，写作的态度等等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。沉淀 18 年，回头再看《人虫儿》，会发现许多的遗憾，这些遗憾包括作品思考问题的深度、写作的态度和手法等等。

说老实话，写《人虫儿》之前，我已经在京城小有名气。那会儿，我在《北京晚报》当社会新闻记者，每个星期一整版社会纪实和社会特写，一个人连采写带编辑，报道的几乎都是老百姓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。毋庸置疑，这些报道是很吸引读者的眼球的。一篇接一篇，真可以用数不胜数来形容。这样的报道频率，作者想不出名都难。

那会儿，我的文笔是很犀利的，锋芒毕露，一针见血。也许是因为出了点小名，经常被人拿“无冕之王”这个称号捧着，加上年轻，肝火旺，所以有时难免飘飘然，使出点儿爷的派头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或者看到什么事儿不顺眼便沉不住气，把手中的笔当匕首，像个“愤青”。自然，写出的文章，也是居高临下，带有指点江山的气势。

现在，回过头去想想，那会儿的我，有点儿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感觉。其实，一个记者，不过是某个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的记录者而已。记者，记录者也。

那会儿的我，干什么事都一本正经，肃然对人，不管干什么，都好像在思考人生、思考社会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活得真是有点儿累。《人虫儿》这本书，就是在当时那种心态下写出来的。

岁月能洗掉心灵上的许多纤尘。经过 18 年的沉淀，我现在的写作心态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少了一些冲动，多了几分沉稳；少了许多浮躁，多了几分超脱。当然也有年龄的原因，现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法，比过去要冷静多了。即便是刺世击邪，也不是冷嘲热讽，而是把脉开方，对症下药。

活到这会儿，似乎明白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也许记者或作家的职能，或者说功能，不完全是揭露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，还应该歌颂和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。

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窗户纸都一一捅破，把一些卑鄙龌龊的嘴脸都一一撕破给人看，确实，看上去很深刻，很刺激，能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。但社会和人生还有另一面。有些问题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换一种思维来想，换一种手法来写，也许会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。

所以，我现在写东西时的心态，变得心平气和了，对社会和人生理解得更加透彻了。其实，这才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。如同写文章，生手总是喜欢炫耀和卖弄自己的文采，堆砌辞藻，以为用词越华丽越是好文章，恰恰忽略了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言简意赅，要让人能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写作高手行文用的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大白话，而在内容上体现思想深度。所以文章越老辣，越明白畅晓。

我说的这些，其实是在就《人虫儿》这本书的写作进行的一种反思。

不过，就《人虫儿》这本书而言，它还算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多年间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，刻画了十几个非常典型的“虫儿”的形象。这些形象栩栩如生，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。

“虫儿”本来是一个早就被人们遗忘，甚至可以说快要被淹没（北京土话，快要灭亡之意）的一个词，被我从骨灰级的老话中捡了起来，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，通过《人虫儿》这本书，而广泛流传，以至于后来又孳生出许多“虫儿”。“虫儿”已经堂而皇之地走进北京人的“生活词典”。许多读者也是通过《人虫儿》这本书认识了我。

这些都是读者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吧。

有意思的是，后来我又写了《再说人虫儿》《画虫儿》等书，有些读者将这些写“虫儿”的书，归类为“虫系列”，他们期待我能写出更多的“虫儿”，同时，自谦为“虫儿迷”。

《人虫儿》这本书，确实有很多读者，用现在的词叫粉丝或拥趸者。1995年第一版，就印了两万多册，此后，随着改编成的电视连续





剧的播出，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，出版社又重印了多次。这18年间，共有四种版本发行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有位八十多岁的日本老爷子近藤昌三，在北京生活过几年，酷爱北京文化，他看了《人虫儿》之后，爱不释手，执意要将它翻译成日文。他跟我取得联系后，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，其间遭遇了两次住院、一次丧妻的痛苦，而矢志不渝，最终于2008年，将《人虫儿》翻译成日文，在日本出版发行。后来，老爷子给我来信说，此书在日本发行得不错，卖了几千册，在日本也有一批“虫儿迷”。

《人虫儿》的最后一次再版重印是在十年前。大约七八年前，市面上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。一些看过电视连续剧的朋友，还有一些知道这本书却始终没买到的朋友，满世界淘换这本书，网上找这本书的朋友就更多了。

一时间，《人虫儿》这本书成了紧俏收藏品。一些朋友市面买不到书，扭过脸来找我，而我，说老实话，手里只剩下三本藏书了。

在2013年的北京国际图书节上，我作为北京读书形象大使，认识了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张金龙先生。张先生也是一位“虫儿迷”。他得知《人虫儿》这本书，在图书市场脱销多年的情况后，马上跟公司其他领导商量再版重印。

本来我想借再版重印的机会，把这本书重新拾掇拾掇，但张总认为还是保持原汁原味为好。虽然18年间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《人虫儿》写的是18年前的历史，许多读者都是从那时走过来的。保持原汁原味，才好温故知新，同时，也会满足许多朋友的怀旧心理。当然，咱们这本书主要是写“虫儿”，所以，事儿发生在什么年代并不影响阅读。至于有关此书的一些遗憾，只能在我写下一个“虫儿”的时候找补了。

附带再说两句：

一是，这18年间变化确实比较大，有些事儿，我在那会儿已经预

见到了，有些却离我的预想有距离。比如 18 年前的“房虫儿”，还是散兵游勇，单打独斗。那会儿，人们还不知房屋市场是何物。我就想到了将来房屋市场化后，肯定会有房屋中介的出现。这一点，现在已经得到了证明，满大街都可以看到房屋中介。可是我当时琢磨随着房屋市场的形成，中介公司运作应是非常规范的，这样一来，“房虫儿”自然就无缝儿饭吃了。但事实上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现在“房虫儿”不但依然风光，而且道行比 18 年前要深多了。

二是，18 年间物是人非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人的变化也很大，有些喜欢《人虫儿》的“虫儿迷”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比如电视连续剧《人虫儿》的制片人田春圃先生，主演“房虫儿”的可爱的艺术家李丁老爷子等。在《人虫儿》再版重印之际，我谨向这些喜欢“虫儿”的“虫儿迷”，表达永恒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。

以上是为序。

刘一达

2013 年 11 月

北京如一斋

## 目 录

- 自 序** 回头看《人虫儿》 / 001
- 第一章** 京城“房虫儿”秘闻录 / 001
- “吃瓦片儿”的人们 / 001
- “大纤儿”和“小纤儿” / 002
- “房虫儿”都是什么人 / 003
- “房虫儿”“咬”谁 / 003
- 且看“房虫儿”斗法 / 006
- “门”里的“礼数” / 008
- “房虫儿”怎么“黑”人 / 011
- 老“房虫儿”的手腕 / 014
- 第二章** “古玩虫儿”闯江湖 / 019
- “大鼻涕”要买前门楼子 / 019
- 人生“炼狱” / 021
- 一个梦想付出的代价 / 025
- 赤手空拳闯江湖 / 030
- 一幅古画，一夜富翁 / 036
- “古玩”玩的是胆儿 / 042
- 砸金表“斗法” / 050
- 口出狂言：要收藏全世界 / 053
- 第三章** “瓦片虫儿”寻访记 / 057
- 中国的“高老头” / 057

甬跟我玩“哩喂儿愣” / 059  
“瓦片儿”比人民币值钱 / 066  
“涮”老广 / 072  
儿子闺女都给我“玩去” / 076  
“他们‘买’宠物，我‘买’大姑娘” / 082  
打死也不露富 / 084

#### 第四章 “买卖虫儿” 商海沉浮记 / 089

“买卖虫儿”与“商道” / 089  
掏一万块钱听首歌 / 090  
一段人生道白 / 094  
绝不起哄架秧子 / 100  
为五百块钱当囚徒 / 106  
“板儿爷”中的老大 / 117  
当“糖葫芦大王” / 121  
不跟女人较劲 / 125  
想干出个人模狗样儿来 / 128  
脚踩五条船 / 129  
在“海”里呛了一口 / 132  
当了董事长 / 135

#### 第五章 “票虫儿” 演义 / 138

“票虫儿”的“道” / 138  
俄罗斯驻华使馆一张“门票”三千元 / 143  
老“票虫儿”玩花活儿 / 145  
“票虫儿”火并 / 149  
老大妈上阵以“虫儿”治“虫儿” / 150

#### 第六章 “鱼虫儿” 见闻录 / 154

四十万元一条“龙” / 154  
“鱼虫儿”与龙鱼 / 155  
龙鱼被神话了 / 159  
玩“龙”有“道” / 161  
老“鱼虫儿”挨“咬” / 163

- 人与宠物的心灵感应 / 167  
玩的就是钱 / 169
- 第七章 “报虫儿”真面目 / 172**
- 报刊业的“绿林好汉” / 172  
一 “枪”打出四十响 / 175  
“文雏儿”的“和平演变” / 177  
报刊大战需要“军火商” / 178  
剪刀糶糊打天下 / 181  
炒文章还是炒金钱 / 187
- 第八章 “网虫儿”弄潮 / 189**
- “网虫儿”享受高科技 / 189  
网络这玩意儿 / 190  
在网上漫游天下 / 192  
网上“公民” / 192  
一 “网”情深 / 194  
在网上练“笔杆儿” / 196  
“情感小屋”的故事 / 197  
感受自由空间 / 198
- 附 录 我的文学使命 / 199**

## 第一章 京城“房虫儿”秘闻录

### “吃瓦片儿”的人们

北京的“房虫儿”，假如您不跟他们打交道，绝想象不到他们的能量。

“房虫儿”的“道”有多深？可以说像是深山峡谷间的一条河。如果您冒冒失失地往里迈腿，十有八九得掉进去，也许一步就让您没顶。可是您如果只看表面，那是一潭宁静的碧水。

笔者也是跟他们接触了几年，才悟出他们的一点儿“道”。尽管如此，事后，跟一个老“房虫儿”“盘道”，他嘲笑我只知道一点儿皮毛。

当记者的如果只是蜻蜓点水似的采访，往往会被一种表面现象所迷惑。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儿，真是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。如果不是笔者隐匿真实身份，“混迹”其间，很难把有些事儿摸个“底儿掉”。虽然说有些事儿看起来像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可是没有交情，谁让您捅这层窗户纸呢？

提到北京的“房虫儿”，先得从“吃瓦片儿”说起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房地产实行国有化，城市除少量的民宅为私有外，一律被国家赎买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所有住房，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手里握着房契的那些私房主的房子全部上交国家，这给后来的国家房产管理留下了许多后遗症。“文革”以后，国家开始为这一部分私房主落实政策，凡能退还的基本上都还给了本人。

我们所说的“吃瓦片儿的”就包括这一部分人。政策落实了，原来交公的私房又归了个人，自己住着有富余，又赶上房子地理位置不错，“吃瓦片儿”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。“吃瓦片儿的”还包括两类

人：一类是家住城乡结合部的半农户，一套院子几间房压根儿就是自己的，随着城市向外扩展，原是荒郊野地，现在成了繁华热闹的住宅小区，他的房子自然身价倍增。另一类“吃瓦片儿的”属于沾了“官房”光的人，凭借着权力地位老资格老关系，在单位分房时多占了两套住房。谁都知道，眼下单位分房是一种福利，分到手的房，等于吃进嘴里的肉，很难再吐出来。于是，他们就用公家的房子做交易，为自己谋取非法的收入。

我们所说的“房虫儿”就是专吃“吃瓦片儿”的人。手头有房的“吃瓦片儿”，“房虫儿”又吃他们，在当前城市住房空前紧张的时期，这无疑是一种“黑吃黑”的社会现象。透过这一现象，可以看到社会阴暗的角落。

## “大纤儿”和“小纤儿”

细分析起来，“房虫儿”与房地产的“炒家”有所不同，虽然“房虫儿”吃房吃地与炒房地产者在做投机生意上大同小异。但是，炒房地产者干的是大买卖，行话叫“大出大进”。他们一般是公开打出自己的招牌，光明正大，甭管房源地源是什么来路，人家能往明面儿上摆。而“房虫儿”的买卖，一般都是暗里来暗里去，他们绝对不敢亮出自己的身份，所有交易都属非法，既无营业执照，又无正当的手续制度；既没有银行账号，又没尽纳税义务。说白了就是吃进多少是多少，出了问题，自己扛着，触了雷，折进去，也是自己的婊子自己补。绝大多数房虫儿是跑单帮，单线联系，尽管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，但互相之间谁也不摸底，也许连名字都是假的。当然“道”里的规矩，一般是不问其姓名和地址身份的，只知他的绰号：“老大”“老吴”或“老猫”。

当然“房虫儿”里头也分着档次，有“大纤儿”“小纤儿”之分，有“大蔓儿”“小蔓儿”之别。一般是“大纤儿”手下有几个或十几个“小纤儿”，用他们的话说是“眼”。“大纤儿”是“房虫儿”的头目，有一定的“资历”和“道行”，手里起码有十套八套的房源，他手下有一帮“眼”，这些被称为“眼”的“房虫儿”到处去捕捉房屋买

卖的信息，帮助牵线搭桥，此外还负责跑“信儿”、跑腿儿、约期“照眼”、递价儿等活动。“大纤儿”需要这种“眼”，以便自己业务的开展，在过手的买卖当中不至于“放鹰”（放跑了买卖）。

“房虫儿”活动的面几乎覆盖着京城的犄角旮旯。有的“大纤儿”也有跨入河北、天津等城圈儿的时候。在长期的“业务”往来中，“房虫儿”们已形成了各自的活动范围，他们的门里话叫“吃地皮”，各霸一方，外人往往插不进腿来。有的吃东城，有的吃南城，有的吃朝阳门外，有的吃海淀，分区划片儿，各有各的山头。

## “房虫儿”都是什么人

“房虫儿”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，有社会闲散人员，有干买卖赔了本儿改“道”的，有房管部门退休的职工，有新中国成立前就吃这碗饭的老“拉房纤儿的”，有在家吃劳保想挣大钱没“道儿”的，有自己开着买卖，又入了这个“道”的，也有一些离退休人员或在职的干部子女等等。总之，“房虫儿”可以说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。

他们与社会上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，对“吃瓦片儿的”以及商号、铺户、新老暴发户、外来流动人口部落群，房地产管理部门、工商、税务、公安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了解，对某区某条胡同某个院落有几间空出来的平房，或对某住宅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室有几套空房，甚至这些空房的房主的家庭背景、人员状况、有什么人在什么机关工作、有没有出国的、有没有家庭纠纷、近来家庭经济状况如何、是否储备购房租房或是卖房的资金，都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个“底儿掉”，成为“大纤儿”们的“眼”，用“房虫儿”们门内的话说这叫“靠底”。

## “房虫儿”“咬”谁

“房虫儿”们“咬”的对象并不是城里的普通老百姓，尽管普通老百姓因为住房紧张或结婚等房，或因为闹家庭纠纷急于想找间房分居单



